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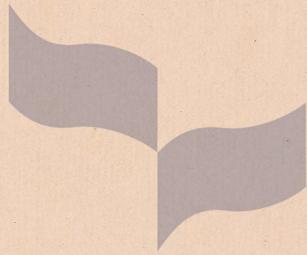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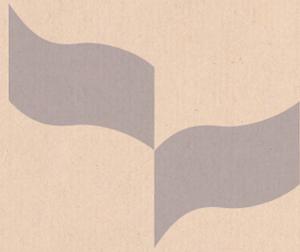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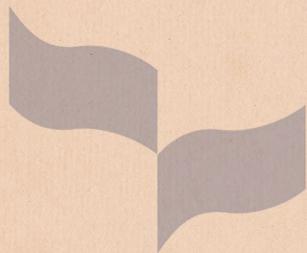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大學章句序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

民則既莫不與之仁義禮智之匪矣矣

非有物只是第一箇字

慈愛底道理

恭敬樽節底

四者具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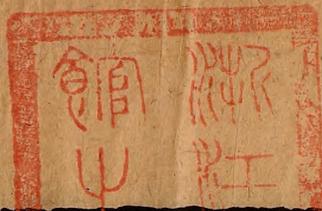
四書釋

曰天理

明以釋

所以釋

理



浙江圖書



必命復其性

君師便是天
已必統御億

人都是如此
不得也做出

○新安陳氏曰聰明

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

聖也與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

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

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未待知而方全故只平

說天必命之以為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

江圖書館

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
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若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
道有畧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東陽許氏曰
禮智之知性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蓋其性是知之
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
性之者也治而教之其使反之而天地之
性存焉此伏羲
者是也

徒之職典樂

變命汝

與你

浙江圖書

以繼天立極

命

之所

於容之類是

樂明於聲音

矣。驗其中否

立於車上。欲調

以見心畫數算數之

以教萬民而賓興之

六藝非八歲以上

物而已。故上三者

者名物之謂也。非

江圖書館

也。書。書。字之。可

也。書。書。字之。可

也。書。書。字之。可

也。書。書。字之。可

也。書。書。字之。可

也。書。書。字之。可

也。書。書。字之。可

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朱子獨以白虎通為斷。通曰。吳氏程曰。浸漸也。西論語。惟色買所綺。二反。世俗讀作色買。反本之內。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為順。今並讀作去聲。後不復出數。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口之類。皆所主反。今並作去聲。後放此。○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鄉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禋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驅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禘。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澮。五恤。賓禮八。一師。二朝。三覲。四覲。五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賑。賻。六賀。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至舞之。以祭地。示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師。兩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夏。其

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謂人在一
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假
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
江河之類。皆為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工與江皆從
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本。形聲實
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姿姿之類。是上聲下形。
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闕闕衡街之類。是外聲內形。
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即
今方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
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采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
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衰分。以御貴賤。稟稅。此是
理會。官負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之類。稟謂稟祿。稅謂采也。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
積累。方圓積累。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
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
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
筭。圓器作如何筭。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
商。其工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筭。一方土。便會計得。合
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筭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
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
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
裹足幾何之類。七盈臆。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臆是
少。數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

或小學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雅互見是因其所
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今作
曆者用此法謂如筭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
湊得齊整便好筭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
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
辰之行不同却要筭箇行之會都相合九勾股以御
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
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
之廣道理之遠可以測知此筭術之極致也勾股之
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
盡處相去為弦○東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
天理節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
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所以又
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
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名物者非是○東陽許氏曰按
註疏所言問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鄉鄣皆有學
但問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附纂景氏星曰大
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
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
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
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
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
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
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

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通。又云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備。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

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音子。與凡

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曰。凡民惟賢者得入

皆得入也。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

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

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

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

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夫扶

心以下行之事。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

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

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

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

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

也**通**程氏復心曰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

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

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

弟即此推之自非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

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是以當世之人無不

韓氏古遺曰言外便有佛老**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下同**之所固有**

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雲峯胡氏曰前

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焉以盡其力**說上之所以為

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

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相照應焉

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分所有而全之相照應焉**謂**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

謂天命職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同

分天命五倫此古世最盛時所以治下也禮隆於下俗美於

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者東陽許氏曰篇首至

立教之法始三代以下言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

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敗時則有若孔

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

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

而在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

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

後世而已通者東陽許氏曰誦傳先生之法兼大小

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通者黃氏洵

饒曰陵小山夷平也言立陵墮漸與地平教化

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

謂師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若曲禮少

去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

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

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

末也通者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

者。食之末。齋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而此篇者則因小

與衣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齋。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

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如此。

目之詳。朱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

其身上。便了。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志。學顏

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節目。孔

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謂八

條。即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

上七條。節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

于極。然後可以天下平。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

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曾

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而曾氏洵饒

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賸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

及孟子子沒而其傳浪贈焉則其書雖在而不知者鮮

上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

而無用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

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

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

以逮乎古人新安陳氏曰記異端虛無寂滅之教

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朱子

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使

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峯胡

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

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氏曰老氏

虛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

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

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

又紛然雜出乎其間

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

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

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

智以馳騖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

商鞅等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是也○通鑑張氏師曾曰

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

權謀術數。如縱橫讖緯。百家衆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激曰。儒者之學。分而爲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附纂黃氏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使其君子不幸而

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

晦盲眉庚反否部鄙反塞東陽許氏曰。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

不明否塞反覆沈俗作非痼音固○東陽許氏曰。反覆

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纂黃氏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耳目不

聰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之衰

而壞亂極矣雲峯胡氏曰。感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

盲全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爲壞亂之極

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

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

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

治之澤通張氏師曾曰壤音怪學記曰壤亂而不脩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言上

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言人亡政愆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

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伯子諱顥字伯淳

明道先生叔子諱頤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張達善

點本於是出而有以連下文作一句或以出字斷者

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

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篇末

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子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

免學之疑邪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

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

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

其所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

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

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往聖

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

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

也嗚呼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

此氣象自非超然脫洒而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

既又為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新安陳氏

泯焉至一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後大學篇

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

之但未成書耳通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

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纂治教休明

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

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然

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聖經賢傳去聲

指粲然復扶又明於世附纂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

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

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教於延

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

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

切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

間如字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章

間與補傳間嘗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或問問獨不類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學子者

治人之方則未

或問與補傳間不類當以俟後之君子極知憊自訟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

必無小補云脩己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

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言補

程子而全孔曾之書○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第序意

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聖學之修廢主道之

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性詳焉大學

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焉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

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

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

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崇業廣

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

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

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所有與復其性初為

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

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大明天順戊寅
黃氏仁和堂梨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大全
朱熹
黃氏仁和堂梨

大學章句大全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做公羊傳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大學孔

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

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至經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

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

及中庸○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

妙○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須先讀大學以綱領之次

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群經之綱領也次

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

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

大者○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

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

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

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程氏復

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

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

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是性性便是那理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

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

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

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

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

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

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
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
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且眾理應萬事包體
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
○此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
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
也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
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
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溪盧氏曰

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爲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通者。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爲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字。但爲去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

初也。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

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

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

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爲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

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爲

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

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

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新安

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

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峯饒氏

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克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峯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克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克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之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絲。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休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擊鐘。則不忍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未必不可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爲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瑩斷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閉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樞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

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脩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

德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音烏。又朱子曰。此理人

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則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

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人。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

自可參見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此溪陳

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污。則昏

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王溪廬氏曰。新民。是

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

明德。明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污俗。咸與惟

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吳氏季子曰。己之德固明。而

人之德未明。苟恣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

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脩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

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洋止者必至於是而

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

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

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

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

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

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

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

善經言至善須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

貫於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

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非

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

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

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

善止於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

善在他處未能在己事所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

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箇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大極也。自入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大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天理是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旨：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而後可以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止，未也。要之曰：明德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要之曰：明德曰新，昔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新，而後止。未至於新，豈

有盛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明德而至於足。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足。則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重。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蹇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儒。偷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簣而止。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其可與言大學也哉。

網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朱子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易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辨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後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

○章句以當因。又當音當。釋二在字。工夫則有明新猶當也。○勿。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止三者。○

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極至善。即堯舜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之。

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此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止至善為準。可也。不以止善為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惰。勸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至。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不足以為學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親民全躰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脩道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操雪指磨。虛靈是心。具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所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必至於無過不極。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格致之理。所應

之事即誠正脩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

當遷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字說

下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而安。

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

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

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

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

也。安在那裏也。安而後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心

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

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曰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必有必至不遷之意矣○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脉絡○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中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者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

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以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纂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睿通乎微。安如安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者。指至善以爲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蓋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之域。則是躡等陵節。反不足以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躡等陵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於五事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晃漾搖曳。汎乎若不繫之舟。放於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我之不容不然者。猶飢之食。渴之飲。必至此而後已。則此心始主

乎一而有據依之地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所止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途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空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后能靜。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能外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蓋靜則紛是。理存焉。往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間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欲。物物得其宜。事事適其可。非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所。宜。事事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物物得其宜。事事適其可。非顛錯者。則以其胸中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事物之間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洋魚。以一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各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孰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為貪。而辭者不為矯。任止久。速之不侔。

惟其是而已。忠敬質文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
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
能慮。人之不欲為善者。不足論也。固有欲為善而不得以
為善者矣。為善而不欲造其極者。亦不足論也。固有欲造
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為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
憤。則為暴。雖欲仁而不可得。為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
利。則為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交
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莫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
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難而得為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
而仁熟。粹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
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思而得之域。左右逢
原。而有深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
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
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后能
得。合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踈而至密。由小而至
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
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為大學之始事。
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為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
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
以知止為入門可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事是事物。何分別。宋子曰。言則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效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宋子曰對言則

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

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

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

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

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

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

上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

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

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

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

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

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

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饒曰則近

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

二道同通者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木之千柯

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

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

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始為九勿

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蹶至於人則凡

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信

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

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以終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

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以終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

當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己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為形焉。故曰：事物則當以本末論質。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后脩，脩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非特此也。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己。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曰：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至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己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為先，則無躡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己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超頓悟為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治平聲
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新安
吳氏

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
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

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得
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

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
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

秉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
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

已附纂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
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

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
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

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
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

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

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如何曰章句

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

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

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日使天

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

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之上再

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句以見自明明新德皆所謂

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

之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

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己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

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

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己使人

為物哉看得使字之義活附纂黃氏尚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

心者身之所主也心為身

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

必自慊而無自欺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

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

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

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

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使

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

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謙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箕。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真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足歇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木若必自謙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謙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二。自謙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通吳氏程曰。祝本作必自謙。殊未是。蓋自謙乃母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謙。而母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之。文公絕筆。鐫刻。按吳說不同。當從吳氏所改。為是。致推極也。推之

極處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

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

學之條目也。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臨與

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躰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千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効。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躰。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躰。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以有而不能無者。向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上。皆須躰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躰驗。漸漸推廣。地步

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躰驗去。致知格物。只是
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
以心言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躰此
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於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
者之間。方分明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
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如此何時做
得成。○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
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此
溪陳氏曰。心以全躰言。意是就全躰上發起一念。慮處言
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王溪盧
氏曰。入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
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
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
中流出。○雲峯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
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
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
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躰之立。有以
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有以宰之。則其躰立。明德中
自具全躰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躰大用無不
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物。不
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
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爲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

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脩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知行若推行之本。推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朱子曰。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泥。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是其統。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脩身是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知在我。理在物。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必以治國

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
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
為為政哉○韓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精工夫誠
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纂黃氏洵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言明明德而所民在其中致知在格物在字變文
○八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
是躰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人。物格則
知自至。物格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格
物之理致我之知誠實也。此誠字非中庸之誠字。看心之
所發善惡致推極也。如推門一般極處無不到即當然之
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格物即是致
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衆
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一段蓋析言
明德新民之條目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也。蓋格物致
知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入。由行而至
知之不盡則無以辨是非別理欲而易於途轍之或差。行
之不實則未免挾欺妄雜苟且而終於表裏之為二。故大
學八者之條目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為始事而繼之以
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為極功而次之以意誠。後之
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事業矣。雖
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知至則原於物格。是格物者致知
之蹊徑而誠意之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有以覺後知
天下至誠必思有以盡人物孰不欲使天下之人同吾明
德哉。然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能使之丕變

况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既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人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之俱化。况國人子，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家。邦宜兄弟，則可以教國。人人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况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脩，不可得而脩。是以脩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身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偽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上，反而求之，至此為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真大孝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極耳。格者何。如格于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与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情封欲閉，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一隙之光，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懵於去取。辟

生而夢死。身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而身始不脩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為。幽隱魚何為而躍。蒼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螻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詰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窮其所以為。聰明求貌言之。肅又則必窮其所以為。肅又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恭。頭何以當直。口何以當止。凡物之備於我者。旦旦而格之。不研其精不已也。夫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教之以致知格物者。所以發其明之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脩身者。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之不巳。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驗其新之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之廣。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勿軒能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峯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

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

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必了一節

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修身以上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以下新民之事也括此四句包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

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修明

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

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

三綱之統八目而入目之隸二綱矣○采子曰致知者理

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

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

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

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

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

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嘗見得若實見得則

行處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

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

表不見得重只見得輕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

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盪得查滓冷劑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躬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亦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而後知至至心正而後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即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脩。○雙峯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格則理

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聖之會
 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
 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實也。家齊則
 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
 明德明於天下矣。夫婦夫婦夫夫婦婦無一不正之謂
 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踈。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
 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
 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歸之立家齊至天下
 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
 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
 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
 是明明德得所止之正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斂之不外
 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入者之
 條目。收來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
 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
 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
 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
 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
 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
 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
 接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備考）**
 朱氏公遷曰：脩身先正其心。是反而推之。身與心對
 心正而后身脩。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
 言之者也。**（附察）**黃氏洵鏡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
 即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

盡心後知至而后意誠此而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
 得說物

盡心知至而后意誠此。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
格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
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効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
也。上文六先字。是自本而未。自終而始。以逆溯其工夫之
端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知
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
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樞紐。此
二句最要思。量昭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
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白黑。若數一二。而無
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
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
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
未。有身之不脩者也。閨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
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
公嘗論天下平一段。溯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
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
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
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
推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正心以上皆所

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勉齋黃氏曰天子無貴賤不同然

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

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峯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

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

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脩身而言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

而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

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附纂章句舉

此之此字指脩身而言通者吳氏季子曰人之身物接乎

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

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

身誠補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

以言誠補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

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脩身為本也所謂脩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躰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認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未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矣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脩身乎滿潦之水朝蒲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脩身為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平之者果何哉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度不審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

接上文本字未謂天下國家

所厚謂家也

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

視之則為薄也

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為指家而言蓋父子

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

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脩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

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結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

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老不以人

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矣庸敬

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酌則不過於斯須纓冠以和同室可也若鄰壻之鬪則不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之

厚於國乎先京師而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服

則略矣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及治內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由是觀之豈非

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家。國則施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於家者薄矣。梁惠王雖所愛子弟以殉之。故糜爛其民而不恤。唐明皇一日殺二子。故杖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於國乎。二出重法以誅公卿。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株送以與大獄。故敢於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是以大學之教。必先於所厚而後於所薄。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為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為一。射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等。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孝之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國愈當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槩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此

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雙峯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句是教人。以修身為要。下句是教

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峯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
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
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
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
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
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
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數節
意。黃氏洵鏡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
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朱氏公遷曰：知
行兼備，解用俱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輝舉。無如此
章。又按對小子的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
諸章而言，則推入孝出弟為小
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通

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
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
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

子發明之言。看二在字及古之字，可見其傳去。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反，為序次如左。凡一

經曰：子曰：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峯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數節意。黃氏洵鏡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解用俱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輝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子的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推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百四十六字。通考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至為精密。通考韓氏古貴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合而言之，始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始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

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熟讀詳味，又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韓古遺云：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

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

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明德始。○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未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敏或鈍，始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實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結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

朱子曰：常自在之，古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

兩眼常常觀

諟猶此也。

從古是字之說。

或曰：審也。

廣韻註也。天在此相似。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

則無時不明矣。蓋天子曰：上以與我，便是明德。這讓却，明命。

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性者便是明德，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德，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

明亦不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之道，則

道亦不愈明，雖物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義之則

目理不愈明，雖物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義之則

戒謹不睹，恐懼存心，皆動也。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於事長，見其當親

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

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非明德之流行。日用動靜

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所以與我之所得乎

所以為德。德之新，安陳氏曰：傳明命，故曰明德。明德之

工夫也。貫天命之己德，而一命之明德，本則未嘗說破。惟以

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

末放過，便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

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
損了此明命爾纂明命深○此明命字就明德言○夏氏
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一固然矣抑明之
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
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日前
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
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
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目在之
也常目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錄我哉有
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異付之矣其異付之者即命也
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
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德者不敢不用其
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異付之初意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天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全賦之大言一

也德之全賦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徹無
有不明處而全賦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
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聰
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書紀之曰克
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亦

直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推之以極。至善為準。以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太如。是而巳。人能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雙峯饒氏曰。引三書先後

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明。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之始事。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其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德。第二節是明之。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承上之明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目

在夫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此能如堯之克明其
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
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
然欲使民皆有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
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而新民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
之意。通蓋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
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德。命言湯之
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
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己昏昏
者不能使人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
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
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
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
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說子事父母不過五

日潭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

數。○雲峯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

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

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声惡如沐浴其身以去

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

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声斷

徒玩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

反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

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

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

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

省神明之舍乃其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

也豈不謬哉○雙峯饒氏曰所新雖在已作而新之之機

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

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関之機益如此○雲峯
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
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
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
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

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篋曰。日日新。又日日新。是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其作聖之途。轍歟。處己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新民有餘。混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擲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曰教詔之也。其曰苟曰新。曰日新。又曰新者。蓋謂苟能日日新。則當日日新之。而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汗。迓續方來之善。薄者使之厚。漓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鼓然自

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稍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
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
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篇吳氏季子曰文王與
於岐山以龜卻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
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說遠來三分天下有
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
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
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
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綏
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
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
事當於二南攷之續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
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
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
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峯胡氏曰上章釋明
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
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
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

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

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鏡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音吳氏程曰畿音祈與折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東

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

當止之也通言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明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蠻詩作綿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鋤林反蔚紆弗反之處蔚岑

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雲峯胡氏曰此傳不特釋

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

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纂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蓋入道之當然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

詩云穆穆穆子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吳氏程曰於

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熙不敬止言其

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

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

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

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通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

字是萬事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

○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

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君之事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

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

蘊委粉於而二反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
止道，擊跽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
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
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
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
皮膚，便以未善為己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
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
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峯胡氏曰：仁敬孝
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
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
文言外之意。○東陽許氏曰：朱子注文王之詩，緝熙
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
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
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
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
婦順，兄弟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
善之所在。○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
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
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絲蠻之詩因是而比
興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于棘末安也。集于桑末善也。
顧瞻丘隅，厥有羨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
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
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盛不為

之浩戴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立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
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明
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
知則有生物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
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
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
於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若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陟
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矣一周旋動應規矩則不
勉而中矣又何待於脩為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絕亦不已
之誠勸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
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人羨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
之緒愈績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
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
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
事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單厥心所以求至
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墮於知止
則終不足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
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俊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
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
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
必示人所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木博施濟衆則君道
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君之止也君盡禮則臣道為未
孝者子之所止也先意承志則子道之屬欠亦大矣以至

大學

卷之

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也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立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所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
反誼詩作咍誼詩作護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通考吳氏程曰喧誼並况晚反上從詩則况晚反音

義並與烜同。下音
萱協韻作况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反也。猗猗美盛貌。興去聲

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貌。雙峯饒氏曰：有

斐是說。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也。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推

直追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錫他浪反。通考

也。即礪石。錫治木器。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

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瑟嚴密之貌。

儻武毅之貌。嚴密不麤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績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

慄釋瑟儻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守。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疎。武毅是不頽惰。以此

展轉體認則瑟儻之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峯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聲察克

治之功

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

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

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

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

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

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

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

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

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嚴然人望

禮非徒事容諦而已○峻峯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間是

工夫強毅恂慤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所以工夫精

密而強毅○新安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纂黃氏洵饒曰

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

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未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

言善以理之見於事言

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字

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慤威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儀見於表容也威

卒乃指其實德至

善

而歎美之也

善而歎美之也

朱子曰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澗兮則誠發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玉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止知止也引淇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

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

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浴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字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

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上行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是處瑟兮澗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

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

衛淇水之濱也。蒙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在在
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
於他處也。荷荷者豐美之貌。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
德彰著而不可掩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掩則未嘗無
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譬
之玉石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
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辨也。迨夫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
貌間然而誠敬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
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
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
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矣。吾
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曰。敕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
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
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憫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
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上段既引玄鳥。縣蠻。文王三詩。
以明學者之不可不知止。此段乃接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
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
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
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
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歡辭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音義字讀似有吉凶美惡之

殊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

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朱子曰

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

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

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

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

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

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

墨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

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

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

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

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

於至善之效驗矣附纂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忘接

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即上文止仁敬孝

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

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

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
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
遂其欲。由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
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
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冬
燠而
燠。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
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
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
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所
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
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
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鴻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
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
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
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繇繇
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
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大學者所
以舉二詩而
詔後世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
數之。淫泆之。雙峯饒氏曰。咏歎言其詞淫。
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峯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畧。此章所釋節目。既

詳上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曰謂仁
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
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
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
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
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目其
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
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
此章綿蠻詩承上文實指人所有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
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有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
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
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
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
至善之方也瑟間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
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
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
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

為本乃傳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

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

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

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

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

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

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

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

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

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峯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

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

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

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

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

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

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
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亂未治者否矣。
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爲本及本亂
未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
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取盡其無實之言。如
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
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
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
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
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
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
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
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物物莫不有本
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
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側隱
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
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暴味鼻欲暴臭。目
欲暴色耳欲暴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
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戾胥虐。至於爲鼠牙雀
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
情各騁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爲之感。聖人謂聽
訟者未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
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

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
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
豔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掬要其本心則孰曲孰直蓋
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
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
之明則頑豔忿矣矣之氣自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釋
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
耻而愧懼不暇縱有誕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
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
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
約而施博執要而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
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己姑
則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末也
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
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之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末

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知本則物格之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面反亦作羨
吳氏程曰饒氏謂

曰雙峯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

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大

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知有不盡知未至也

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知

即上文人心之靈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

莫不有知之知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

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

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

氏洵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

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

也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為

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

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處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問

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

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

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

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此事錯纔知道

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

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此

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

所共由。稟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之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闕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闕。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闔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曰。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噎。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養不敢搔。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居。致。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口。體。

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歸。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圖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同。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工處。用之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冰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躰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

性也乃形而下者形而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於形中而天
性也乃形而下者形而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於形中而天

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骸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
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思辨以致盡心之
靜一以爲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
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
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
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如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
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
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
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
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
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謂理散於萬物而德也
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人惟不能隨物而
認於其所自然與其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
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知有所不盡矣大
自然者爲何如我之當然者又向如何因其所已知窮其
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所言之耳吾
知其爲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
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
鼻若口若手若足若肢若骸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
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爲慈而不可以不慈
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

其爲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與夫所以不
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
幼莫不皆然而無其行。經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
吾知其爲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
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爲忠。而不可以不忠也。
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
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與倒
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即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
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
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
入窻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
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助。事物之交於
吾前。方且眩瞶顛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
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
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
由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
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
章爲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
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
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爲貫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好惡上字皆去声讀為謙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

雙峯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誠所以中

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

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峯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

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

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而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

知為善以去

上声下同惡此知字帶從上章

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

雲峯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謙快也足也

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新安陳氏曰謙字

與愜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

謙

自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

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

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為去人也。不求自極，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以審

其幾焉。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之，所獨知，乃念頭

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

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宋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

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

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

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急象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饑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

實矣。烏家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
知道善哉。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
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
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
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
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
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
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
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
到底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
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
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
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慳也。
○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
做。只是心裏又有此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
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此便為也。不妨
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孟子行有
不謙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
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
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
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
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
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

此中心其實有此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爲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此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色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胃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然真實恣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繳庵程氏曰慎不曰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母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觀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

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謙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謙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謙者徒為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一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為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厭黑於簡一反

閒居獨處也

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

厭然消沮

上聲閉藏之貌

雙峯饒氏曰厭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

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

閒居為陰見君子為陽

則是非

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

非不知乃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但不

能實用其力。以此耳。然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為

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聲以為

戒而必謹其獨也。朱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

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許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

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

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辨不善者其善。便是好。善不如

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

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峯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

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

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

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

峯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

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

大學章句

卷之六

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
為戒而尤必慎其獨。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
後慎獨絕其自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
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

如此可畏之甚也。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

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畏也。王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

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

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峯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也。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此所謂十

目十手即莫見莫顯。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而吾所獨

甚釋其嚴乎。曰是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而吾所獨

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動。人孰知之。

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傍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

之當然可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
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
獨。即衆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
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丹。胖步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三山陳氏曰。財積於中。則

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

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
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故心無愧怍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朱子曰。富潤屋以

如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

所以心本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意誠。○小

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謙

之意。○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

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在外者。也以心
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無歉。故能廣大。○則視聽味迫。而學
動。○躅蹌。雖吾四躅。將不得其心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
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

即誠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
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
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
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二節誠意之
反三節惡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善中節能氏曰
誠身之言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
也誠身即誠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
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
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此誠也通言黃氏洵
之誠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通言黃氏洵
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
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
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
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

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貞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截焉。自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黃氏洵饒曰。心辨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玉溪盧氏曰。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固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慍勃值反。好樂並去声。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慍怒也

慍字廣韻玉篇並陟利反○雙峯峯鏡

氏曰忿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其慍者怒之留

一有之而不能察

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

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則欲動情勝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

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問有所忿慍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

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

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

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

人有罪而憚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

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

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
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
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
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
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
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
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
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正其
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
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爲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
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
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
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不要先
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
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
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
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
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
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
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
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
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有也
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
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

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峯胡氏曰。正字是說正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入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曰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欠有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

忿忿之著情勝見得深。憤忿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
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
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憤忠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
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
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
應之者自然倚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
耳。故自其有所忿憤也則惟見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
有不必疾惡者亦將以忿矣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
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
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
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好色日樂逸遊皆得以欲而勝
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憂貧日患得患失皆
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
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
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憤恐
懼好樂憂患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焉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

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

歛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修而自修矣。反覆此章而紬繹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習黃氏洵饒曰。上入者。原其心不正。心不在。原其身不脩。甚言心不正

之害深淺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通習朱氏公遷曰。伯兄克履

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

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新安

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論語黃氏洵饒曰：檢束也。然或但知

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慎事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

宋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

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射是私意。更理會其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

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峯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

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己。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未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

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

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室礙

篇自有僻字辟則為天下謬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

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

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氏曰偏之一字為脩

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

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憤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

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有義不可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於愛然父

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

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氣亦當知之○問教惰忍非

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問教惰忍非

前亦喚做妍者又教惰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知

不得教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

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

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

鷄而食只合當食食然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然過些

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
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惡
莫知其苗之頌上面奇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此溪陳
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士非
可愛交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
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
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不知其美是則
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
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
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
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
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
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
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
是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教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
之惡苗之頌亦泛言多溺愛貪得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
矣○爾者具氏季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
人曰父子兄弟夫婦兄弟蓋父盡其所
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兄弟蓋父盡其所
以為第夫盡其所以為夫婦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所
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
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父子兄弟

第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
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堯
為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
而有後妻之譴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子
之倡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
心悅誠服人誰聽之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之不
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欲其脩不
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生俱生則若親
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儻施之而
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於偏重衰轉相之遂至忘
返而行情之間內懷愧怍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
親愛人之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
褻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跌而不
可律其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
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
歡而怨必狼突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
言一偏則為足恭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
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
高海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教情以不
脩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諭色授之益非所以脩
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人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
惟見其美而不知其惡中心惡之者幾希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碩

叶韻時
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是則偏之為害而

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峯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辭者言身

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性

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辭為

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

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峯胡氏曰心與物

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

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諸曰只是說愛之

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清

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

病皆在於此通者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好惡

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

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

家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

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

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

身不脩不可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

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輊自形衡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為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諭不戒而孚一唯一講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辭占哉言乎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

一節說闊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

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

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

之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

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

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

之皆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

脩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乎天下無往不自謹獨

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誠求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

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

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

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通者

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
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
文應經文
脩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勿軒熊氏曰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

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声長上声

身脩則家可教矣

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孝弟慈所以

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

不外乎此

此字指孝弟慈而言

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朱

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

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
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
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
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
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
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
於國矣○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
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峯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
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
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
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
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
衆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
井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
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
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
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
小而推之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爲小而彼
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爲小而彼
爲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爲約而彼爲
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衆較之
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
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衆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

卷之三

孝弟慈

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一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衆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表。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已矣。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爲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教。移其孝父之孝以爲忠矣。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爲無謙。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爲順矣。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爲無欠。則必能充泛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衆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衆。其本未若其宏闊。其節目若其繁多。其施爲若其甚纖悉。然大原大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也。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爲在識其端而

推慶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

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己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端。以明德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二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峯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無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

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
下章老老與弟恤孤即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李
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欲撫
摩痒癢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
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爲之保抱携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
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則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
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
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
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
處子然既嫁則有爲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
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
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
妄爲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
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僞爲之
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
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
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
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衆之慈何也曰此舉
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
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常慈
也雖暴矣之夫頑狽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

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閱墻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衆之不出於慈則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矣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

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

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

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讓是基本上文孝弟

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

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矣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價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

一身而論。饋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矣。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洽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與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饋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矣。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饋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爾雅**。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矣。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矣者怒之偏。貪與矣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胷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矣而向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矣。而施之於政者。無不矣。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滌。淪胥於貪。不奪不壓也。相挺為矣。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近。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故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友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

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
頭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
教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
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
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
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
始不過一人之矣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
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
矣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償事。夫子所謂一
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
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
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矣之根。脩身齊家
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
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幾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
幾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言之也深矣。文公曰。幾發動
所由也。朱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
而發於我。貪之為貪。矣之為矣。不動於彼而動
於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

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

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

較案方氏

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繫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通章黃氏洵饒曰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

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

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

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

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

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雙峯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

可惟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矣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

入却說所藏乎身曰。怨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怨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怨。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以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怨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怨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怨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怨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怨。反上文也。○雲峯胡氏曰。此一怨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怨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不無忠之怨。上文如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意者。如惡惡臭。如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怨也。忠即怨之藏於內者。怨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庸者。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

乃如彼則意向并密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前哉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結上文 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

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

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

天去聲好貌也

蓁蓁美盛貌與去聲

也

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

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詩云宜且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

尸音

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

和兄弟是如向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無地而今且理會常底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成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旨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脉貫通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詩以吟詠其餘意○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

其畧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
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
宜家。繼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
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
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惑。而足以正。是四國也。
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
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廣充之
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首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
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
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
好。而不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
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峯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
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身。此三引詩。首
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非刑於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
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
自內以至於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
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
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鑑黃氏洵
及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昔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

以為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

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與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

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

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朱子曰老

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

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舊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善心。不使得遂其心。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人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平矣。夫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以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

大學章句

卷之三

有絜矩之道。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峯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量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峯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向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

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鏡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直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通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而一心乎。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

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上下四旁上上下已見

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

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

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

謂處事精詳者無一夫所操平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峯胡

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

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

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

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

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

我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

西鄰以鄰國為壘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

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是一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

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習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
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
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哉。
欲親終於我。而我却不能終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
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
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
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
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
親事長之意耳。○雙峯鏡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
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
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
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
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
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
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法之平等。
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
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
己之心。能不問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
文節節提撥。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道。○得與失。皆是自此
一節而推廣之。○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
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辨也。自此至卒章。
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發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心

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許氏曰三

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

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

不以其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

下之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衆得國○吳氏季子

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

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

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

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己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

若私若邪凡麗乎人為者猶己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

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為民之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之君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

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

節讀為截辟讀為僂

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此言不能黎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鑑黃氏洵

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衆失

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黎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

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

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已而不知有

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鬼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

所刺則失黎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截然高

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豐高此為

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興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豈不

也南山之高太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榦豈不

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声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声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結上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平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雙峯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

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

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天下僂者也○玉溪盧

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

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配天命之去留判

於衆得國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

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

此而不失明德之躰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

所以行○雲峯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好惡言絜矩蓋好好惡

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好惡其在己者脩

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

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爲此章主絜
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
之辟不足以下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
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
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通言東陽許氏曰
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
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
惟新之命與顯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

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繫矩不繫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繫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已。師衆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繫矩不繫矩之間耳。繫矩謂何以己之心，變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繫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繫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朱子曰：為

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固只管說財。○自家若意誠心正，身脩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

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雙峯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王溪
隱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
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
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綱領
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
也。○東陽許氏曰言為人上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
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繫矩而取
於民有制。○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一段
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董氏彞曰首章明明德明
德以自脩末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
以不能繫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
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
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
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齊民肥己之事。棄所不為矣。烏
能繫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脩耳。
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
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人則
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
也。曰人曰士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
末。昭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

得他如此○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

平便是不能絜矩○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

與經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

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奪財是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居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惟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

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曰三辰財聚民散

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信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

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問絜矩

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

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

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

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

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通考吳

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尔者反乎尔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

意益深切矣

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為本則不善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子以爲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善則得之。悖入悖出。爲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

○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寶金。

玉而寶善人也。

○古括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子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

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言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珩。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佩玉之橫者。○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重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反檀弓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嚴

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

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

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

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

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古括鄭氏

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

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李氏曰楚為

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

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以秦誓故下文及之

雙峯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二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

德外至於國家之起下用善寶而惟寶也此兩段承上內

王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實而准實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闊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終無以易此。則則曰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足衆，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絜矩哉。泛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爲重，故筭舟車，推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變林大盈之積爲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爲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絜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絜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人國可短
此言寔能容一國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己國可短
有技疾惡之國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己國可短
君而用此人國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己國可短
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
之先務也○較峯方氏曰其如大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少
他絜矩而人言無可比也○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少
能絜矩而人言無可比也○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少
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不能絜矩而舍之
矩之大小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絜
私截言不能絜矩而以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惡之公絜
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私心惡人○黃氏洵曰一以箇
玄鬱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有技若己有之○此一以箇
曰不帝猶豈止也○吳氏程曰寔當音植實是也○楊氏烜
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之事○大臣當音植實是也○楊氏烜
不事表曝其技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絜矩則盡黜然寬
平廣見人技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絜矩則盡黜然寬
中爲大聖者非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彥料聖則不
眞到若得其所以好者用之黎民蒙其福國之人才而器使君
之不能絜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下之加我則媚疾以
而平蹙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爲不下於我則媚疾以

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
彥聖以爲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
俾不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務使天下之人俱莫已若
由是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務使天下之人俱莫已若
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始哉。自常情觀之。容德
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姑
賢嫉不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曰以
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爲言。猶左氏所謂凡師
言皆由乎此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屏。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迸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此陳氏

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惡人之

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
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
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
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

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峯辨氏曰

之之賢而不能見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

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惡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

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

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

身當古火字夫音拱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當必逮矣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

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

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

文所引南山有臺即南山之意

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

○程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

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

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

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峯饒氏曰：好惡與人異，當必

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靈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

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

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

當必逮身為天下，絜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

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

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

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

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

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

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

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峯胡氏曰：右第六節

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

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怨之事，怨所以

行仁。故特以仁結之。○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

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不能絜矩

變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不能

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民斯為下矣。絜矩不盡

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子

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

術

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

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

信

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伊川見明道此語尚

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

而天理存亡之幾評決矣

朱子曰初言得失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善

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

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亡

此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

由上文觀之固知得喪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

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

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

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

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

矩之心而發已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衆。孰。不。出。於。為。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皆。不。善。豈。不。失。衆。乎。國。祚。之。脩。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益。凡。己。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已。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敢。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已。正。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致。致。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致。致。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人。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則。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人。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

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朝無幸

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

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

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

謂速舒謂緩舒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

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矣。○雙峯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

財，亦自有箇大道。生理生殺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

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游民，而不

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黃氏洵饒曰：此

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
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
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
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
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
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為戒。使他人
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
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日用。有不吝一
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吝一
財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
非若暴君汙吏。浚民以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
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筋之。貨賄之
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間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
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
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書
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抄制
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
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
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立山。浩浩如泉源。
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
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
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
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卹也。迫於費
用。則雖停入。停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

之常道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丞職貨朱子

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賈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

身危亡也。○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

之以興。即其證也。○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者內未。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有好上。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好上。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

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

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者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

若不奸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倦倦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常務散之與我共益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觸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閔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所以亡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宮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夔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有愛其身也怨叢于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好行小惠

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
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
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
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
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
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一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上聲喪祭用冰者也新安陳氏曰

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

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

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
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
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
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設涼而止士不
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皆
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夜共
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
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音維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
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
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
廣八尺長一丈二尺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采地君子寧亡

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

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

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峯饒氏曰此段大意

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

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

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

利雖養鷄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為君者專事聚
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
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
能絜矩而生財之利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
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
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
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

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子曰：君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蓋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鷄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蓄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蓄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披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斂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反言以結之。

博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植之。言以結之。

其丁寧之意切矣

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

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蓄害並至。蓄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遏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為之。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君子退小人。終焉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峯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

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媚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蓄必逮身。曰蓄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爲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竄宄。兵戈變亂。皆是。○爾。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小人不絜矩而生財之害。○吳氏程曰。彼爲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人。○愚按。彼爲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以爲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其也。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極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爲。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昭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

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召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人也獨無人心乎其所以忍於聚斂一切不恤者則不能絜矩之故耳不能絜矩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剥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撥之於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

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

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

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

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

傳者幾千言意若不歸。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義利之理。如好其所好。惡其所惡。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其好其所好。惡其所惡。人好其所好。惡其所惡。好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道理。不過善惡兩端。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一事。自先慎乎德。以下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必至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是一事。○王溪廬氏曰：絜矩所以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於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後後六章細論條目工

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第六章乃誠身之

本誠正脩皆所以誠身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

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

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

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

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

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

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

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

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

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

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

曾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

先之當務云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

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

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章句大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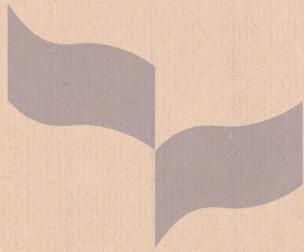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書

1952年10月

100000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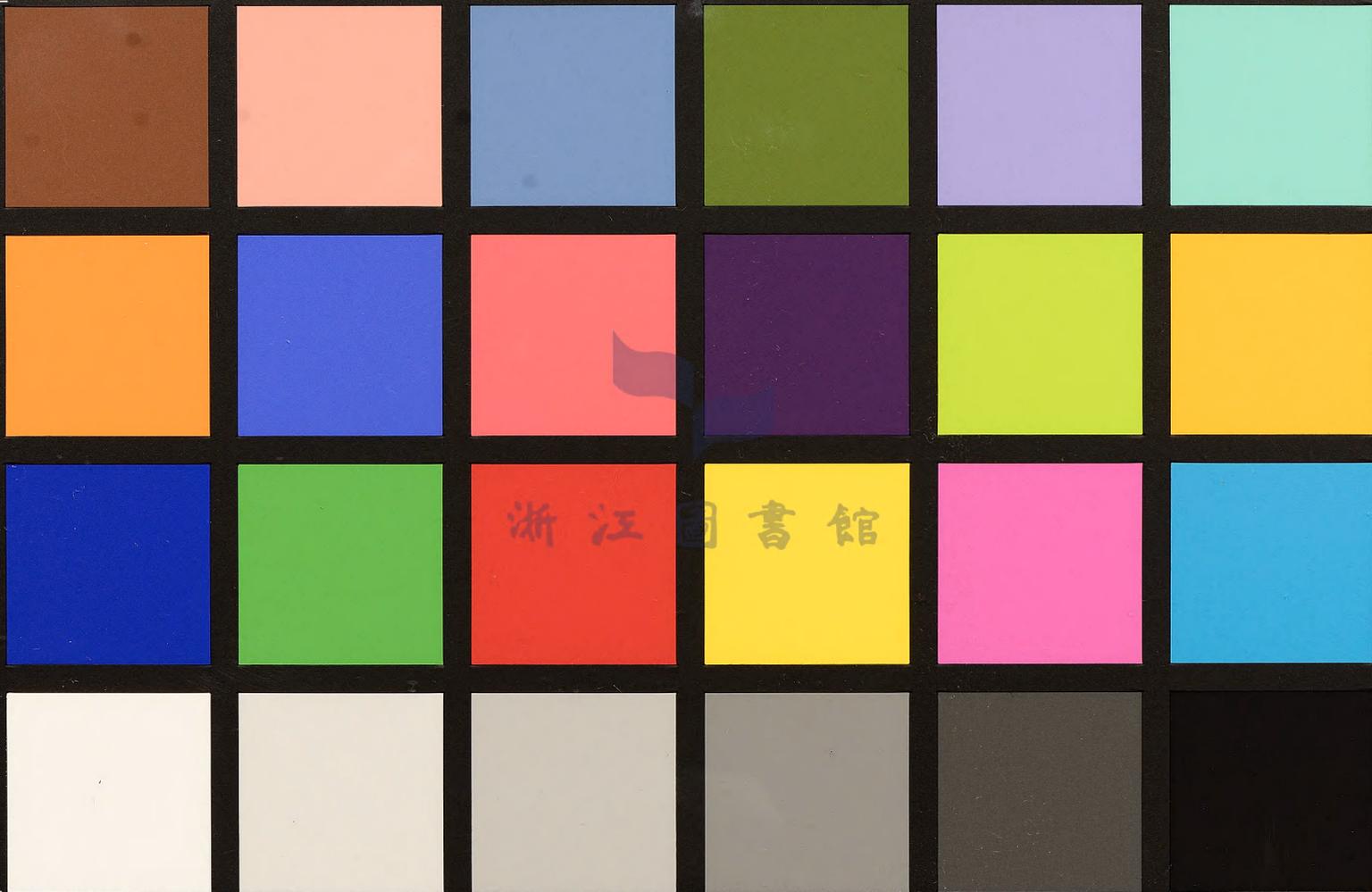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0188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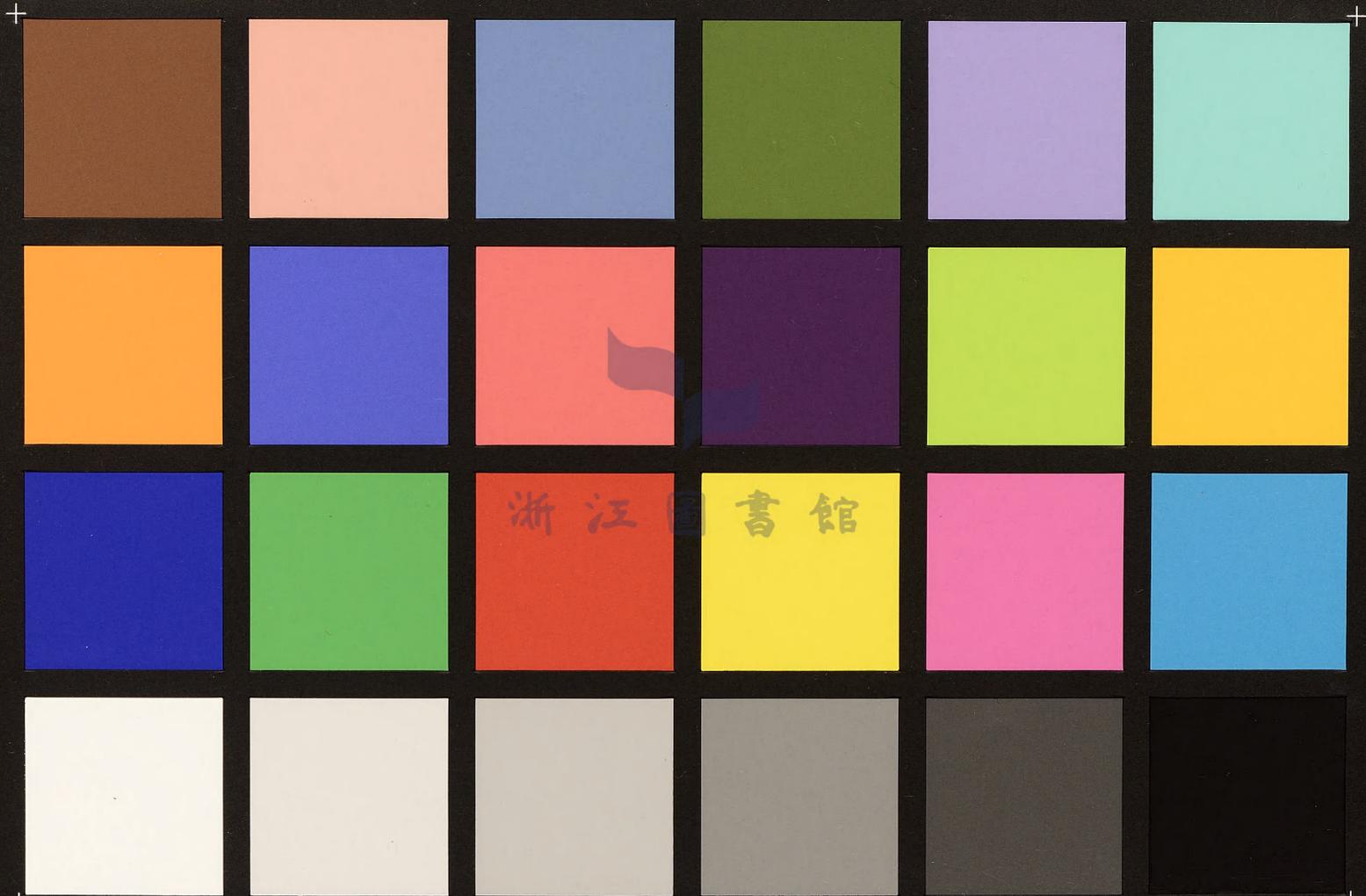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